

峨眉刺传奇



贝米至选编

I247.4
407
3

峨眉刺传奇

BK13/11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汪 洋
封面题签：秦 唐
装帧设计：贾 愚

娥 嫫 刺 传 奇

陈喜保等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萧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375 插页：2 字数：200,000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8,000

ISBN7-5396-0193-0/I·171 定价：2.9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戴孝女报仇遭风险 (1)
蒙面汉救危指明途
- 第二回 释误会峨嵋刺报信 (7)
撒金钩黑龙湾钓蝎
- 第三回 关杰比武打进虎穴 (12)
秋萍宣誓加入同盟
- 第四回 假新娘含羞扮出嫁 (19)
真外甥认舅巧迎亲
- 第五回 洞房惊变陷入困境 (26)
淑女痴情泄漏机关
- 第六回 铁爪蝎毒设香饵计 (33)
刘秋萍智闯荔春楼
- 第七回 勇士待命冒险求胜 (39)
美女挡箭转危为安
- 第八回 勇秋萍鞭毙铁爪蝎 (45)
众英雄血溅五羊城

峨嵋刺传奇

陈喜保 袁兆平 唐 双

第一回 戴孝女报仇遭风险 蒙面汉救危指明途

清宣统二年旧历年底。安徽省九华山陵阳镇。

呼啸了大半夜的西北风，到丑牌时分渐渐停息了。陵阳镇十字交叉的两条街道在白雪覆盖下，更显得萧条和冷寂。只有镇东一座门口悬着“白”字灯笼的五进大宅内，还传出一阵阵猜拳行令的浪声笑语。不久，嘈杂声弱了下去，接着，两扇镌刻着虎头图案的铁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。烛光下，摇摇晃晃地走出一群身穿缎袍、头戴瓜皮帽的士绅。最后出来的是一个肥头大耳、身披团花锦缎狐皮大氅汉子。他立在台阶上，双手抱拳，满面春风地送客。

这大汉姓白，名如铁，当地人氏，练得一身“鹰爪拳”功夫，人称“铁爪蝎”。铁爪蝎本是无赖子弟出身，原在大通码头的长江缉私水师营盘里当兵混饷。后来革命党在大通策动水师起义失败，他因密告和搜捕革命党人有功，发了大财，回乡买田置

地，又把胞妹嫁给了大通水师统领苟洪为爱妾，有钱有势，成为地方上一霸。去年苟洪调任广东水师营中军统领后，便在水师提督李准面前保荐白如铁当上了七品武官。这铁爪蝎小人得志，好不威风，连日来收礼庆贺，大摆酒席，宴请狐朋狗党，闹得陵阳镇鸡犬不宁，只待新年春节一过，就要随同苟洪派来迎接他的亲兵前往广州走马上任。今天，一帮趋炎附势的乡绅又送来了一块写有“武足安邦”的锦匾，铁爪蝎甚是高兴。席上，他硬要宾客们放开酒量，不醉不散。因此，这场酒宴从下午一直闹到现在，总算是收场了。

送走客人，铁爪蝎被冷风一吹，酒涌上心来，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左右两名亲兵把他扶住。一名亲兵问道：“铁爷莫非喝醉了？”铁爪蝎瞪着红眼喝道：“胡说，铁爷我英雄海量，这点酒……呵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一口酒差点吐了出来。另一名亲兵趋势劝说：“铁爷困了，小的扶您回房歇息吧。”铁爪蝎“唔”了一声，在亲兵的搀扶下来到卧室，一头倒在床上，白府家人送来一碗醒酒汤，侍候铁爪蝎喝下。几天的应酬、疲困，加上酒性发作，不到片刻，铁爪蝎便打起了呼噜。那些亲兵和家人也一个个喝得头重脚轻，侍候他睡下后，轻轻带拢房门，各自回房安歇去了。

约莫过了半个更次，整座宅院阒无人声。这时，卧房左侧倚墙而立的衣橱后，闪出了一个身佩孝纱、手持匕首的姑娘。烛光下，只见她那俊秀的脸盘上满溢杀气，一双喷着怒火的眼睛盯着仰睡在床上的铁爪蝎。她轻移脚步向前挪去，不料“匡当”一响，绊翻了盆盂。姑娘一惊，随即旋风般地扑到床前，举起匕首朝铁爪蝎的咽喉狠狠刺去。

谁知铁爪蝎命不该死，正巧此刻口渴醒来，听见一声响动，又感到面门生风，心里已经警觉。他毕竟是练过武功的人，使出一招“野马抖鬃”势，手掀脚蹬，把一条棉被朝床外倒翻出去。

待姑娘后退两步甩脱了棉被，铁爪蝎已经一招“鲤鱼打挺”跳下床来，拉开了架式。

姑娘见暗杀未遂，趁铁爪蝎尚是醉眼朦胧时，举起匕首又刺。铁爪蝎一面闪身躲避，一面高叫：“来人哪，抓刺客！”姑娘情急，顺手抓起桌上的茶壶，把烛光击灭。紧接着在黑暗中逼近对方，挥动匕首，一刀比一刀猛，一刀比一刀狠，直杀得铁爪蝎冷汗直冒，酒性完全吓醒。他见姑娘的匕首来得厉害，使出一招“燕子穿梁”势跳出圈外，抄起一张太师椅朝姑娘掷来。姑娘见椅子飞到，闪身躲过。岂料铁爪蝎趁掷椅之机，椅到人到。他左脚飞起，踢掉姑娘手中匕首，右手抱拳直冲姑娘心窝。姑娘一急，就地一滚，顺脚一个扫堂腿。那铁爪蝎人虽胖大，手脚却很灵活，两腿一抬，躲过一脚。两人一招一式，闪翻扑腾地对打起来。不久，屋外传来亲兵嚷叫之声。铁爪蝎胆壮起来，一面招架，一面封住房门，打算活捉刺客。姑娘见难取胜，耽心被擒，急中生智地顺手掏出一块布帕，高叫“看镖！”对着铁爪蝎面门投去。铁爪蝎望见一件黑物劈面飞来，急忙一招“扑虎步”卧地躲闪。姑娘乘此空儿，箭步纵出门口，奔至后院，一招“旱地拔葱”飞上墙头。铁爪蝎随后紧追，也飞身上墙。他见姑娘已落身墙外，气得怪叫一声，腾身从墙头落下，一掌击向姑娘后心。姑娘见脱身不开，就地一滚，躲过这凶猛的一招，返身迎战。铁爪蝎此刻施展开“鹰爪拳”的功夫，只见他十指微屈，犹如猛虎利爪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虚虚实实，凌厉迅猛，不一会便打得姑娘力怯心慌，稍一疏忽，被铁爪蝎一个“扫堂腿”打翻在地。铁爪蝎得意地发出一声狞笑，十指又开锁向对方咽喉。眼看姑娘危在旦夕，忽然，不知从何处飞来两支暗器，击中铁爪蝎双手。铁爪蝎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“扑通”摔倒在地。紧接着，对面巷口窜出一个汉子。此人面蒙纱巾，身轻似燕，嗖嗖嗖，几步就来到面前。姑娘见有人相助，腾身跃起，双脚向躺在地上的铁爪蝎

心窝踹去。不料那蒙面汉子一膀将她撞开，低声说道：“不要弄死他。”这时，白府的家人和亲兵从后门蜂涌而出，蒙面汉抓住姑娘手腕转身就跑。

二人冲出镇外，一口气奔了十多里地，甩脱了追兵，在九华山脚下的一条溪水边停住了脚步。姑娘借着雪光打量救她的汉子，只见他身材高大，体魄健美，穿一套紧身衣裤，此时仍蒙着纱巾，叫人看不清面目。她不解地问：

“你，你是谁？为何要救我？”

“我吗？过路人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”汉子嘿嘿一笑。

“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死铁爪蝎？”

汉子望了一眼姑娘身佩的孝纱，反问：“你有什么仇恨，要杀死他？”

“我，我有深仇大恨哪！”一语未了，姑娘失声痛哭起来。她一面哭，一面述说往事——

原来这姑娘名叫刘秋萍，祖籍巢湖，其父刘坚，武功深厚，善使一条九节钢鞭，江湖上称他“神鞭刘”。刘坚原先也在大通水师营盘与铁爪蝎共事，当一名武术教习。光绪二十六年，革命党派秦鼎彝打入大通水师，策动起义反清。刘坚与秦鼎彝结拜为兄弟，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不料因起义消息泄露，秦鼎彝仓促起事，义军激战七天终于失败，几百名弟兄壮烈牺牲。刘坚凭着一身武功，与少数士兵杀出重围，分散隐蔽。那铁爪蝎熟知刘坚的行径，带领清兵到巢湖追捕，在深夜围住刘家。刘坚冲出大门，一面高声大骂铁爪蝎卑鄙无耻，一面挥动钢鞭进行殊死格斗，打得清兵死伤狼藉，不能拢身。铁爪蝎恼羞成怒，拔出短枪将刘坚击毙，又一把火烧了刘家的茅房。刘坚之妻文三娘，携带女儿强忍仇恨迁居陈阳湖边，茹苦含辛地把秋萍养大，又教她武艺。前不久文三娘去世，临终之前嘱咐女儿要报这杀父之仇。秋萍本是刚

烈女子，安葬母亲即奔陵阳镇来寻找铁爪蝎复仇，不料行刺未遂，差点还丢了性命。

说到这里，秋萍向汉子屈膝行礼，道：“恩人救我一命，终生难忘；可是又饶了铁爪蝎的狗命，令我不无遗憾。”

汉子扶起姑娘，安慰道：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眼前这铁爪蝎对我却是大有用途。”

“这种坏蛋留着何用？”秋萍神情忿然不满，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姑息养奸？”

“你不必多问我是什么人。不过——”汉子的话略顿了顿，“可以告诉你，我是报大仇的。”

“报大仇的？”

“是的。你应该明白，杀死你父亲的并不只是铁爪蝎一人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官府，朝廷。”汉子从牙缝里蹦出这几个字音：“只有把这黑暗世道推翻，才算报了大仇。你爹生前也是这个愿望。”

姑娘若有所思，问道：“可是我一个孤单女子，又怎能报这大仇？望恩人指点。”

汉子沉思片刻，说：“眼下我正在干一件紧要的事，只要这件事干成了，将来也就为你报了仇。不知你肯不肯助一把力？”

“只要能报仇，我跟随恩人赴汤蹈火！”

“那好！”汉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和一支锐利闪亮的暗器“峨嵋刺”，交到秋萍手上，“请你带着这支峨嵋刺去江西丰城县水南侯家村，找一位名叫侯四的人，叫他带你去见一位丁先生。你对丁先生说，‘货未到手，对方本钱不大，可做第二号买卖’。其他一切，你到了那里就会明白。记住，路上不能耽误，七天之内必须到达。办得到吗？”

“行！”秋萍点头说，“我现在就上路。”

汉子又把地名人重复一遍，接着与姑娘道别，他拱手说一

声“珍重”，转身就走，霎眼间便消失在茫茫雪地里。刘秋萍敬佩此人武功非凡，只可惜未曾识得他的面目。她嗟叹片刻，不敢耽误时间，也转身插上大路，奔西南方向的江西境内而去。

一路上，刘秋萍牢记蒙面汉子的嘱托，早行晚宿，加倍兼程；加上她年轻力壮，又练过武功，第六天的午后，便赶到了丰城县城。这丰城县城紧靠赣江边上，也算个水陆要道。城内街巷纵横，商铺不少，比那陵阳镇要热闹几分。秋萍走得饥渴劳累，到一家小饭铺坐下，买了碗大米饭、豆腐汤，急急吃了个饱。吃完，她问老板：

“请问老伯，去那水南侯家村怎么走？”

“出城往南傍河堤走，还有四十里路。”

秋萍道谢，刚要出门，店老板打量她几眼，把她喊住，说：

“眼下昼短，走不到侯家村就要断黑，我看姑娘单身无伴又是异乡人，恐怕路上不方便，还是在小店歇一夜，明天一早再去吧？”

“多谢老板关照。”秋萍回头说，“我要赶去探望一位亲戚，就不耽搁了。”说完姑娘离去。

秋萍说话时，店堂食客中有一位青年人十分注意地盯着她。此人身材矮小，单瘦，一身种田人装束。他见秋萍刚走，随即也离座站起，抹抹嘴，把未吃完的饭菜一推，紧跟着出了门。

正如饭铺老板所说，秋萍紧走快赶，天断黑时尚未到达侯家村。天上没有月亮，四野一片黑暗，堤下的江水发出咆哮的响声，秋萍心情有些紧张，便加快脚步向前赶路，转过临江的一座山崖，远远也望见有一个背山临江的村子，村头露出稀疏的灯光。秋萍猜测它可能就是侯家村，不由得轻松地嘘了一口气。

忽然，路旁的一棵大樟树上悄无声息地落下一条黑影，正好挡住她的去路。秋萍惊得倒退两步，定眼细看：原来是一位身材矮小单瘦的男子。那人也不说话，抢上前伸手就抓秋萍。秋萍急

忙挥拳相迎。交手几个回合，秋萍看出对方身手异常灵活，耍出的是“猴拳”，那抓抓挠挠的双手专往自己身上穴位处击来。她心中有些发虚，一个转身稍缓，被那人窜到侧后，伸出右手两指在她的右肋下一戳。秋萍顿时感到全身一阵酥麻，憋得喘气不出，倏然倒地昏厥过去。要知秋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释误会峨眉刺报信 撒金钩黑龙湾钓蝎

刘秋萍被人用点穴法弄昏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时间，她感到背上被人击了几掌，全身的血脉又恢复正常流通，这才慢慢苏醒过来。秋萍睁眼一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，手脚都被绑住，浑身动弹不得。从屋子隔壁板缝里透过来的几线微弱的灯光，隐隐约约照见屋内上首坐着几个人影，见秋萍醒来，其中一人拍案喝问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来这干什么？说！”

“若不老实就宰了你。”另外几人将匕首弄出响声。

秋萍心想：这伙人不知干什么的？若是江湖歹徒，自己丢了性命不要紧，却误了蒙面汉子的大事。如果正是丁先生他们，那就好了，可是又不能贸然弄错，于是，她镇静下来，反问道：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乱捕良家女子？”

“好一个良家女子！”一个矮小的身影冷笑道，“新年春节身带孝纱探的什么亲？我在县城就盯上你了。你一定是谁派来的奸细，快说。”

“我不是奸细，的确是来探亲的。”

一个粗嗓门又喝问：“谁是你的亲戚，说出名姓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秋萍犹豫片刻，忽然心生一计，“请你们放开我

的手脚，否则我就不说。”

坐在上首正中的一个人开口说道：“给她松绑，量她插翅也难逃走。”

矮个子走过来用匕首割断绳索。秋萍坐在地上活动了几下手脚，感到一切正常。她猛地跳起身来，掏出那枚“峨嵋刺”，大喝一声“我的亲戚在这里。”朝着上首正中那个人头顶上方掷去。那人并不惊慌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伸手就把“峨嵋刺”接住。另外两人急忙窜了过来，又把秋萍胳膊扭住。

上首那人把“峨嵋刺”凑近灯光细看，顿时脸露喜色，问道：“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秋萍看出些门道，于是答道：“一位朋友送的。”

“做什么用？”

“凭它来找侯四，再见丁先生。”

“哈哈！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原来是自家人。”屋内的人都笑了起来。接着，为首那人向隔壁喊道：“何仙姑，掌灯过来。”

一位中年妇女掌灯走了进来，室内顿时变得明亮。秋萍这才看清：屋里一共六人，上首正中那人四十多岁，容貌清奇，象个走方郎中；粗嗓门的是位中年汉子，矮个子是位青年后生，另外还有两个男子站在她身后的门边。这些人都是农夫和渔民装束。

上首那人含笑对秋萍说：“我就是丁先生，刚才委屈你啦，请别见怪。”

秋萍笑着回答：“不打不相识，这也是江湖上的规矩嘛！”

说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丁先生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找我有何事？”

“我姓刘，名秋萍，有人要我捎一句话给你，说是‘货未到手，对方本钱不大，可做第二号买卖’。”接着，她把如何行刺铁爪蝎幸遇蒙面汉子搭救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。说：“而今我大仇未报，又无家可归。我看众位都是好人，恳望将我收留下来，做个

烧火做饭的粗人使。”

丁先生听了，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好吧！你就暂时留在这里。”他吩咐刚才喊作何仙姑的那位中年妇女，把秋萍带到厨房去洗漱用饭。他把众人召拢到身边，低声地商议起来。

原来，这屋里的人都是孙中山领导的反清组织同盟会会员。丁先生叫丁奇，安徽凤阳人，本是教武行医出身，江湖上绰号“神拳丁”。辛丑条约后，他和姐夫关彪出于爱国之心，联络武林好友，组织了“兴武强华会”，秘密与清廷斗争。后事发，官府将他和姐夫两家的老小抄斩。丁奇带着外甥关杰侥幸逃出虎口，流落到湖南善化结识了黄兴，参加了同盟会。

那中年汉子名叫方八楞，世居洞庭湖边，有一身水上功夫，能潜入湖底半日不用露头换气，人称“水上蛟”。何仙姑是他的妻子，真名何湘，夫妻俩打渔为业。那年因渔行恶霸索租，逼死其母，方八楞本是个血气硬汉，悲愤之下手刃渔霸，夫妻俩逃离家乡，漂流江湖。小矮个是丁奇的徒弟，本地农民，名叫侯四。他为人好侠仗义、精敏伶俐，善耍一手猴拳，人称“赛白猿”。侯四的祖父侯鹏，武举出身，曾任清军副将。光绪九年，侯鹏随冯子材前往越南抗击法军，立下了战功。回师后，不但未得清廷重用，西太后反听信奸臣诬谄之辞，将他害死于狱中，此后家道败落。侯四有一个哥哥名叫侯飞，自小闯荡江湖，擅长轻功，跟随黄兴革命，此时正在香港，担任与侯家村的联络。

丁奇以侯家村为立脚点，联络了皖、湘、赣三省一批志士。一个月前，他接到黄兴传来的密令，要他趁铁爪蝎去广东水师营上任之机，派人千方百计打进敌人内部，日后作为起义内应。这广东水师营是起义的大敌，同盟会十分重视。丁奇当即与众人商定两个行动方案。第一方案是派关杰前往安徽陵阳镇，设法取得铁爪蝎的信任。秋萍所遇到的蒙面汉就是关杰。第二方案是万一第一方案难办，众人便在铁爪蝎上任路上演一出“金钩钓蝎”

戏。

“现在看来，关杰在那里按第一方案行事很不顺手。”丁奇分析情况说，“那铁爪蝎十分狡诈，路上不会轻易接纳生人；又自恃武艺高强，也不要聘请什么保镖，关杰的确难接近他。关杰既然探清对方‘本钱不大’，说明铁爪蝎的亲兵都没有快枪，我们若照第二方案行动，成功的把握更大。”

“没说的，赶快干吧！”侯四插话说。

“是的，时间很紧迫，铁爪蝎必走水路南来，近日就要经过这里。水上蛟，这下就看你的了。”丁奇盯着方八楞说。

“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”方八楞拍着胸脯说。

“为了稳妥起见，老方和侯四去守水路，我带人去守旱路，这回务必要教铁爪蝎上钩。”丁奇说完，吩咐众人散去，各自作好准备。

方八楞和侯四都是性急之人，当夜便驾起一只小船出发。船行一夜，来到一处名叫黑龙湾的地方。这黑龙湾周围二、三十里地没有人烟，两岸水边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，是赣江上一处荒僻的所在。方八楞和侯四把小船隐进芦苇中，静候铁爪蝎由此经过。

等了几天，这日午后，一条官船溯流而上驶进黑龙湾。走过三江五湖水路的方八楞一看船的外貌就知道是从安徽来的，又见船头上站着几名佩刀挂剑的清兵，他双手一拍，呵呵笑道：“这条蝎子果然来了，侯四，下钩子哟。”侯四也笑着骂道：“操他娘，为了这条蝎子，我俩今天还要洗个冷水澡。”

这来的正是铁爪蝎的官船。

那天夜里，铁爪蝎双手中了暗器，伤势不轻，在家养了几天伤。春节过后，他怕耽误上任日期，只得勉强启程。一路上，他心情很坏，心想自己刚刚交上点官运，却又遇人行刺；不但没认清和抓住刺客，反吃大亏，说不定刺客还会在他上任路上来找麻烦。若在以往，他并不害怕，可现在，他的手伤一直未好，那儿

名亲兵又没带枪，路上再出事就很难说了。此刻，他正愁眉苦脸地坐在舱中，让一位亲兵给伤手换药。忽然从船头上传来亲兵的惊叫声，他急忙钻出舱外一看：原来是两个强人拦江打劫。

方八楞举起挠钩把大船舷帮勾住，亮开粗嗓门大叫：“什么人的船？且留下买路钱来！”

船头的亲兵拔出刀剑，喝道：“这是白老爷的官船，贼寇胆敢胡作非为？”

侯四骂道：“管你什么白老爷黑老爷！不拿钱就拿命来！”说着将身一纵，跳上官船。方八楞也随后跟上。两人挥刀砍杀。铁爪蝎慌忙喝令亲兵上前抵挡。

虽说这些亲兵个个都有几下功夫，一般人三五个也很难近身，可是，怎敌得住“水上蛟”和“赛白猿”的勇猛。一名亲兵被戳下江中，另一名肩胛受伤，其他的也只能勉强招架。铁爪蝎想亲自上前厮杀，可两手伤口未好，料定不是强人对手。他和亲兵被逼得步步后退，一直退到船尾，再也无路可退了，眼看要人亡财失，铁爪蝎急得连声怪叫。

就在此时，只见后面有条小船飞也似地赶到大船上来，船上站着一位英姿勃勃的青年。小船来到大船后梢，艄公停桨，那青年高声问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们为甚厮杀？”

铁爪蝎急忙呼救：“有强人打劫官船，壮士快来助我。”

那青年应答一声“我来也”，双脚一点，身子便上了大船，顺手抓起一块船板，便上前格斗。方八楞和侯四一看来人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两人一齐舞动单刀扑向对方。那青年舞动船板，左抵右挡，如金龙盘旋，先将自己罩定，交战片刻，渐渐占了上风，反把方八楞和侯四逼得后退。铁爪蝎是位行家，心知此人武艺非凡，他抢过身边亲兵的一柄长剑，叫声“壮士接刀”，往青年脚下丢过去。那青年一边左手用船板抵敌，一边单脚一挑，右手便将长剑接住。随即，他象猛虎添翼，挥舞长剑，杀得方八楞和侯四招

架不住。方八楞一不小心，脚下打滑，那青年瞅空一剑刺去，只见方八楞双手捂胸，身子朝后一仰，惨叫着跌入江中。剩下的侯四更加惊慌，勉强招架几下，被那青年磕飞了单刀，一脚踢出船外。喜得铁爪蝎和亲兵们连声叫好。

青年用长剑指着江水骂道：“亡命强徒，今天见海龙王去吧！”

铁爪蝎赶紧走上前去，对青年深深一揖，说：“多谢好汉相救，请问好汉尊姓大名。”

青年掷下长剑，拱手回礼，说：“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，鄙人姓关名杰。”

原来关杰自那天托刘秋萍报信后，便按预定的第二方案行事。他继续隐蔽在陵阳镇附近，注意铁爪蝎的动向。铁爪蝎乘船上路后，他一直暗暗地尾随，以防铁爪蝎半途改变行程方向。到了南昌，他探知铁爪蝎确实仍然走赣江水路下广东后，便连夜由旱路赶往丰城，在伏虎岗正碰上丁奇等人。丁奇派了一名弟兄扮作艄公协助他，驾着小船在黑龙潭附近待机行动。刚才，他和方八楞、侯四合演的就是一出“金钩钓蝎”的闹戏，利用这“救命之恩”取得铁爪蝎的信任和留用。不知铁爪蝎能否上钩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关杰比武打进虎穴 秋萍宣誓加入同盟

话说关杰向铁爪蝎说出姓名，立即拱手道别，转身就要跳回小船。铁爪蝎急忙将他拦住，说：“救命之恩，我白某不能不报。”他叫人取来五十两纹银，交给关杰，又说：“这点小意思，请义士笑纳。”

关杰哈哈大笑：“白大人太小看人了。见危相救，义不容辞，我关杰岂是贪图小利之人？若论钱财，只怕大人还没有我多呢？”

铁爪蝎试探地问：“听义士口音，好象是安徽人，不知来此有何贵干？”

关杰答道：“敝乡是凤阳县，只因舅舅在香港经商，发了点财，前些时来信要我去找他，说有要事商量。我这就是往广东去。”

铁爪蝎高兴地说：“我也正要去广东，这样说我们是同路人了。义士不必另雇小船，就留在这船上一块走吧？”

此时铁爪蝎心里打着如意算盘。他见带来的亲兵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身边力量孤单，前面路途尚且遥远，吉凶难卜，假若再象今日一样路遇强人打劫，恐怕性命再难保住。面前的这位年轻人艺高胆大，正好利用他同行作为自己的保镖。

关杰听了铁爪蝎的话，心中暗喜，口中却故意推辞：

“大人乃朝廷命官，乘的是官船，小的怎敢高攀？就此告别了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一拱手，又要跳回小船上。

铁爪蝎赶紧将他拉住说：“壮士说的是见外话。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到了广东我还要重重谢你呢。若再要推辞，便是看不起我白某了。”

他抓住关杰的手不放，再三挽留。关杰又假意推辞一番，方才应允。铁爪蝎大喜，当即安排关杰同舱而睡，又摆出酒食款待。两人一路上闲得无事，只是每日饮酒、观风景，谈些江湖、武林趣事。关杰小心曲意地奉承，把那铁爪蝎哄得心花怒放，竟觉得一刻也离不开他。

这天，一行人到达了广州。此时正是南风熏熏、花开草长的二月。铁爪蝎带着关杰先去见他的妹妹白如玲。

当时广东水师的大营扎在虎门海口，而水师中军是拱卫水师